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史紀事本末 第八卷 北伐中原

元順帝至正九年九月，明太祖遣千戶王時往方國珍所，附海舟至元都，偵察元政及察罕帖木兒、李思齊軍馬情形。時察罕克汴梁，平山西、秦、隴等處，遂分兵鎮守關、陝、荆、襄、河、洛，而重兵屯太行，日練兵積穀，謀恢復山東，軍聲大振，故遣時往探之。二〇一年八月，復遣都事汪河使元，通好察罕帖木兒。時察罕用兵山東，招降東平田豐、樂安俞寶等，其勢頗盛。上謂左右曰：「察罕帖木兒雖假義師圖恢復，乃與李羅帖木兒兵爭不解，屢格君命，此豈忠臣所為乎？又聞其好名，如田豐傾側，亦復待以腹心，則昧於知人矣。吾今遣人往與通好，觀其行事，然後議焉。」

二〇三年春正月，元平章擴廓帖木兒遣使來通好。擴廓，察罕甥王保保也，察罕養為己子。先是，察罕駐汴梁，太祖嘗遣使通好。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，太祖以前所遣使不還，不之答。察罕尋為叛將田豐、王士誠所刺，擴廓代領父眾，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。太祖復遣都事汪河與俱往報禮。河至河南，擴廓留之，拘於陝州。踰三年始得還，以為吏部侍郎。

二〇六年夏四月壬戌，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聞徐達等已克淮安，以徐、宿二州詣達軍降。太祖嘉其識天命，命為江淮行省參政，仍守徐州。於是邳、蕭、宿遷、睢寧諸縣皆降。

秋九月，上遣書送元宗室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於元主。

吳元年，元至正二〇七年也。春正月，遣使以書諭元擴廓帖木兒。先是，使臣汪河為擴廓所拘留，太祖以書諭之，不報。至是，復與之書，略曰：「予自起義以來，拓地江左。閣下之先，以興復為名，提兵河北。古人朝聘往來，不過將道誠意。今汪河去而不返，是所拘者少，所失者大也。閣下地非不遠，兵非不多，所慮者張思道操刀於潼關，李思齊抗衝於秦、隴，俞寶畜變於肘腋，王信生變於近郊。閣下自以功成，安如泰山，坐使群雄連結，禍機一髮，首尾莫救，此深為閣下惜。所以數使遣人奉書讀聽者，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，閣下何為自矜！倘能遣使刻日將命，以汪河、錢禎等還，豈惟不失前盟，亦可取信天下。如其不然，我則命襄陽之師，經唐、鄧之郊，北趨嵩、汝；以安陸、沔陽之兵，掠德安，向信、息；使安豐、濠、泗之將，自陳、汝搗汴梁，徐、邳之軍取濟寧；淮安之眾，約王信海道舟師，會俞寶同入山東。此時閣下之境，必至土崩瓦解。是又開我南國之兵端，為彼後日之戰禍。閣下其審思之，毋貽後悔！」

命傅友德守徐州。

二月丁未，元擴廓帖木兒遣驍將左丞李貳來寇，兵駐陵子村。友德堅壁，俟其出掠，乃將步騎三千餘溯舟至呂梁，捨舟登陸擊之。李貳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，友德躍馬奮槊，刺韓乙墜馬，敗去。友德度李貳必益兵來門，趨還城，開門出兵，陣於城外。令士卒皆臥鎗以待，聞鼓聲即起擊。有頃，李貳果率眾至，友德令鳴鼓，我師奮起，衝其前鋒。李貳眾大潰，溺死無算，遂生擒貳，獲其將士二百餘人，馬五百匹。擢友德江淮行省參知政事。

〇月甲子，太祖命將北取中原，謂信國公徐達等曰：「自元失其政，生民塗炭，予與諸公仗義而起，冀有奠安生民者出，豈意大難不解，為眾所附，遂平陳友諒，滅張士誠，閩、廣之地，將以次而定。尚念中原擾攘，山東則有王宣父子，反側不常；河南則有王保保，上疑下叛；關、隴則有李思齊、張思道，彼此猜忌，與王保保互相嫌隙。元之將亡，其機在此。今欲命諸公北伐，計將何如？」遇春對曰：「今南方已定，兵力有餘，直搗元都，以我百戰之師，敵彼久逸之卒，可挺竿而勝也。都城既克，乘勝長驅，餘皆建瓴而下矣。」太祖曰：「元建都百年，城守必固。若如卿言，懸師深入，頓於堅城之下，饋餉不繼，援兵四集，非我利也。吾欲先取山東，撤其屏蔽；旋師河南，斷其羽翼；拔潼關而守之，據其戶檻。天下形勢，入我掌握。然後進兵元都，則彼勢孤援絕，不戰可克。既克其都，鼓行而西，雲中、九原以及關、隴，可席捲而下。」諸將皆曰：「善。」太祖因顧達曰：「兵法：『廟算勝者，得算多也。』」於是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，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，率甲士二〇五萬，由淮入河，長驅北伐。復召諸將諭之曰：「征伐所以奉天命，平禍亂。故命將出師，必在得人。今諸將非不健鬥，然能持重有紀律，戰勝攻取，得為將之體者，無如大將軍達。當百萬之眾，勇敢先登，摧鋒陷陣，所向披靡，無如副將軍遇春。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，但患其輕敵耳。吾前在武昌，親見遇春才遇數騎挑戰，即輕身赴之。彼陳氏如張定邊者，何足稱數，尚據城指揮。遇春為大將，顧與小校爭能，甚非所望，切宜戒之！若遇大敵，遇春領前鋒，當與參將馮宗異分左、右翼，各將精銳擊之。右丞薛顯、參政傅友德，勇略冠諸軍，可使獨當一面。或有孤城小敵，但遣一將有膽略者，付以總制之權，皆可成功。達則專主中軍，策厲群帥，運籌決勝，不可輕動。古云：『將在軍，君不御者勝。』汝等其識之。」又謂傅友德曰：「此行汝當努力。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，彭越宣力於山東。今用師自山東始，汝其勉之。」是日，太祖親祭上下神祇於北門之七里山。祝畢，復召將士諭之曰：「此行非必略地攻城，要在削平禍亂，以安生民。凡遇敵則戰。若所經之處，及城下之日，勿妄殺人，勿奪民財，勿毀民居，勿廢農具，勿殺耕牛，勿掠人子女。或有遺棄孤幼在營，父母親戚來求者，即還之。」

丙寅，馳檄諭齊、魯、河、洛、燕、薊、秦、晉之人，檄曰：「自宋祚傾移，元主中國，此豈人力，實乃天授。自是以後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，廢壞綱常，有如大德廢長立幼，秦定以臣弑君，天歷以弟鳩兄，至於弟收兄妻，子烝父妾，上下相習，恬不為怪。夫君人者，斯民之主；朝廷者，天下之本；禮義者，御世之防。其所為如彼，豈可為訓於天下！及其後嗣，荒淫失道，加以宰相擅權，憲臺報怨，有司毒虐，於是人心離叛，天下兵起。使我中國之民，死者肝腦塗地，生者骨肉不保。雖因人事所致，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也。當此之時，天運循環，億兆之中，當降生聖人，立綱陳紀，救濟斯民。今一紀於茲，未聞有濟世安民者，徒使爾等戰戰兢兢，處於朝秦暮楚之地，誠可矜憫。方今河、洛、關、陝雖有數雄，阻兵據險，互相吞噬，皆非人民之主也。予本淮右布衣，因天下亂，為眾所推，率師渡江，居金陵形勢之地，得長江天塹之險。今〇有三年，西抵巴、蜀，東連滄海，南控閩、越，湖、湘、漢、沔，兩淮、徐、邳，皆入版圖。奄及南方，盡為我有。民稍安，食稍足，兵稍精，控弦執矢，目視我中原之民，久無所主，深用疚心。予恭承天命，罔敢自安。方欲遣兵北伐，拯生民於塗炭，復漢官之威儀。慮民人未知，反為我讎，挈家北走，陷溺尤深。故先諭告：兵至，民人勿避。予號令嚴肅，無秋毫之犯，爾民其體之。」

〇一月壬子，克沂州。初，揚州興化人王宣，元末為司農掾，治河有功，命為招討使，從也速復徐州，授義兵都元帥。宣子信，從察罕帖木兒破田豐，復令宣與信還鎮沂州。至是，達師至淮安，以書諭宣父子使降。信得書，遣使納款。太祖遣徐唐臣等至沂州，授信江淮平章政事，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。宣父子陰持兩端，乃令信密往莒、密募兵，而遣人詐犒師，以緩我軍。達受而遣之。使還，宣即以兵夜劫徐唐臣，欲殺之，眾亂，唐臣脫身走達軍。達即日率師抵沂州，分兵急攻之。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，宣自度不能支，開門降。達令宣為書，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。信不從，殺孫鎮撫走山西。於是嶧州趙蠻子、莒州周黼、海州馬驪及沭陽、日照、贛榆諸縣，並隨信將士皆來降。達以宣反覆，執而戮之。命韓溫守沂州。太祖遣使諭達曰：「聞將軍已下沂州，如向益都，當遣精銳扼黃河要衝，斷其援兵，可以必克。若益都未下，即宜進取濟寧、濟南。二城既下，益都、山東勢窮力竭，如囊中物矣。」達命平章韓政略榆行、梁城諸鎮寨，繼又令政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。政遣千戶趙實略滕州，元守將楊知院遁去。達進攻益都路，宣慰使普顏不花扞城力戰，不能支，城陷，還與母訣，曰：「兒不能兩全忠孝矣。」達聞其賢，遣使召之，不往。被執不屈，與總管胡濬、知院張俊俱死之。不花妻阿魯真亦抱其子女投井死。執其平章老保與白知縣等，獲士馬兵糧以萬計。

〇二月丁未，都督同知汪興祖師至東平，元平章馬德棄城走。興祖遣指揮常守道、千戶許秉進至東阿，元參政陳壁以所部五萬餘人降。秉復以舟師趨安山鎮，元右丞杜天祐、左丞蔣興皆降。徐達至濟南，元平章忽林臺、詹同、胞因帖木兒先驅人民引軍遁，平章達朵兒只進巴等以城降。得將士三千八百五〇五人，馬四百二〇九匹。命指揮陳勝守之。庚戌，汪興祖至濟寧，元守將陳秉直

棄城遁甲子，徐達遣參政傅友德取萊陽。

丙辰，上復遣使諭達、遇春曰：「聞大軍下山東，所過郡縣，元之省院官降者甚多，二將軍皆留於軍中吾慮其雜處，或晝遇敵，或夜遇盜，將變生不測，非我之利。蓋此輩初絀於勢力未盡得其心，不如遣之使來，處我宦屬之間，日相親近，然後用之，方可無患。若濟寧、東平諸來歸將士家屬亦發遣來，將厚待之。」

太祖洪武元年二月癸卯，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，漕運北征軍餉。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往濟南，從大將軍達北征。

癸丑，常遇春克東昌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荏平等縣皆降。

丙寅，徐達平樂安。初，樂安俞勝納款，達禮而遣之。勝歸，復叛。達進攻之師至土河，距樂安五里，命軍士填壩以進，郎中張仲毅出降，勝遁去。達命指揮華雲龍守之。

戊子，命中書省給榜撫安山東郡縣。時山東悉平，令所在訪賢才，凡仕元者疑懼不自安，故榜諭之。

丙申，上別命征南將軍鄧愈帥襄陽、安陸、景陵等處兵北略地。愈遣別將王成、李廷琛攻唐州，克之進取南陽路，擒其將史國新。徐達引兵上黃河，克永城、歸德、許州，師至陳橋。

己亥，左君弼、竹昌以汴梁降。先是，君弼自唐州走安豐，復走汴梁，元汴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。上遣使諭以書曰：「曩者兵連禍結，非一人之失。予勞師暑月，與足下從事，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，是皆輕信群下之言，以至於此。今足下奉異國之命與予接壤，若欲興師侵境，其中輕重自可量也。且予之國，乃足下父母之國，合肥乃足下丘隴之鄉。天下兵興，豪傑並起，豈惟乘時以就功名，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，既已失策，復使垂白之母，糟糠之妻，天各一方，以日為歲，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，何忍忘情於老母哉！功名富貴，可以再圖生身之親，不可復得。足下能留意於是，幡然而來，予當棄前非，仍復待以故。」君弼得書，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於陳州，君弼感泣。至是，大兵下山東，西指汴、洛，克彝夜驅軍民遁入河南，君弼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降。達命都督僉事陳德守汴梁率步騎自中灣進取河南。

彗星出昴北。

夏四月，徐達率大軍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，元將脫目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，列陣於洛水之北。我軍既成列，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騎攢刺遇春。遇春發一矢，斃其前鋒，大呼殺人。達指揮乘之，俘斬無算。脫目帖木兒將散卒走陝州，達遂進營於河南城北門。李克彝復走陝西。元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軍門。

戊申，河南平，達命左丞趙庸守之。

壬子，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嵩州，守將李知院迎降。

甲寅，入其城，分兵下未附諸山寨。

戊子，元鞏縣孟夏寨參政李成降。

庚申，元福昌知院張興、鈞州守將哈刺魯、許州右丞謝李、陳州知院楊崇，各遣人詣大將軍降。

辛酉，參政傅友德分兵取福昌山寨，元右丞潘瑪勒降。副將軍常遇春下汝州，留兵守之，遂徇下郟縣。

壬戌，都督同知馮宗異克陝州，元守將脫目帖木兒復棄城遁，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。大軍克裕州，執元守將平章郭雲。雲勇敢有謀略，時河南諸郡皆下，獨雲守裕州，累戰不克，招之不從，後以孤軍敗被執上嘉其忠義，釋而用之。

詔免山東夏稅秋糧。中原兵難之後，流離失業者多，遣使賑恤。

甲子，車駕發京師，幸汴梁。時言者謂君天下宜居中土，汴梁宋故都，勸帝往視之，且會大將軍謀取元都。

五月庚午，大將軍徐達遣指揮王臻帥兵往號州，取毛葫蘆山寨。

甲申，登封、鞏縣雞翎山並天堂山寨復叛，徐達遣指揮豐諒率兵討平之。指揮任亮克露豹、王山等寨，參政傅友德取凌青、黑山二寨。

庚寅，車駕至汴梁。

辛卯，常遇春、馮宗異至行在謁見，徐達尋自河南至，上皆慰勞之，達等頓首謝。既退，上復召問達取元都計，達對曰：「臣自平齊、魯，下河、洛，王保保逡巡太原，觀望不進。今潼關又為我有，張良弼、李思齊失勢西竄，元之聲援已絕。臣等乘勢搏其孤城，必克無疑。」上據圖指示曰：「卿言固是。然北土平曠，利騎戰，不可無備。宜選裨將提兵為先鋒，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，由秦趨趙，轉臨清而北，直搗元都。彼外援不及，內自驚潰，可不戰而下。」達受命退。

丁酉，以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守河南，任亮守嵩州。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，安邑、夏邑皆降。

七月，鄧愈進兵克隨州，元守將右丞王誠降。

壬午，新寨麻張展等叛，愈遣指揮吳復討平之。時潼關以東悉平，上命諸將還師進取元都。上將發汴梁，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。諭之曰：「朕與公等率眾渡江，誓除禍亂，以安天下。士卒舍父母妻子，戰鬥於矢石之間，百死一生，久未休息，朕每念之，惕然於中，非得已也。今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，死亡流離，遍於道路，天監在茲，朕不敢忘，故命爾等帥師北征，拯民水火。昔元祖入主中國，子孫怠荒，罔恤民艱，天厭棄之。君則有罪，民復何辜！前代革命之際，兵戈相加，視如仇讎，朕實不忍。爾諸將帥克城之日，毋擄掠，毋焚蕩，毋妄殺人。必使市不易肆，民安其生。凡元之宗戚，皆善待之。庶幾上答天心，下慰人望，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。有不恭命，必罰無赦。」

丙申，車駕發汴梁，還京師，以副將軍馮宗異留守。徐達遂檄都督同知張興祖、平章韓政、都督副使孫興祖、指揮高顯等將益都、濟寧、徐州之師，會於東昌。元大都紅霧及黑風起。

閏七月，徐達等分佈土馬，規取河北，遂自中灤渡河。庚子，右丞薛顯、參政傅友德兵至衛輝，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。

辛丑，徐達等師至淇門鎮。傅友德獲嘉縣尹胡仲信，達命從鎮撫王處仁守衛輝。

癸卯，師至彰德，龍二復出走，陳同知等詣軍門降。達令左丞楊思祖守之。明日，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艘來歸。遂下磁州，進攻廣平，元平章周昱棄城遁，邯鄲尹都文玉率父老降。克趙州，獲元將候僉院等。

己酉，進次臨清，遣人詣東昌，趨都督同知張興祖以師來會，又檄守樂安指揮華雲龍將兵從征。

庚戌，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、都事張處仁，以為鄉道。達因遣友德開道通步騎，都督副使顧時濬開通舟師。時諸將駐臨清久，知府方克勤籌應芻糧無匱乏。朱亮祖勸民夫五千濬河，克勤不忍勞民，泣禱於天，天大雨，水漲，舟遂行。

癸丑，平章韓政、都督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臨清。於是大將軍徐達率馬步舟師北發，命韓政守東昌，並鎮撫臨清。達師至德州，常遇春、張興祖及指揮高顯、毛讓、程華等皆會。

戊午，達等師至長蘆，元守將左僉院遁去，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，分兵徇下青州。師至直沽，獲其海舟七艘，造浮橋濟師。常遇春、張興祖各率舟師，並河東西以進，步騎遵陸而前。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，望風奔潰，元都大震。

癸亥，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，大敗元平章俺普達朵兒只進巴，擒其知院哈喇孫等三百餘人。達進兵至通州，營於河東岸，常遇春營於河西岸。眾欲速攻之，指揮郭英曰：「吾師遠來，敵以逸待勞，攻城非我利也，宜出其不意攻之。」翼日大霧，英以千人伏道旁，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。元將五國公率敢死士萬餘，張兩翼而出。戰良久，英佯敗，敵乘勝來追，伏兵起，截其軍為二，斬首數千級，擒其將卜顏帖木兒。

丙寅，達率諸將入通州，是月二七日也。元主聞報大懼，集后妃太子議避兵北行。遲明，召群臣會議端明殿。時元都再遭李羅、擴廓之變，民生喪亂，守備多不設，元主徘徊歎息曰：「今日豈可復作徽、欽！」遂決計北徙。左丞相失烈門、知樞密院事黑斯等，皆勸固守京城，不聽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，丞相強通留守。是夜三鼓，元主及后妃太子開建德門，由居庸北走，如上

都。

八月二日庚午，徐達等進師取元都，至齊化門，將士填壕登城而入。達登齊化門樓，執其監門宗室淮王帖木兒不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、平章迭必失樸、賽不、右丞相張康伯、御史中丞滿川等，戮之。並獲宣府、鎮南、威順諸王子六人，及玉印二，成宗玉璽一。封府庫圖籍寶物及故宮殿門，以兵守之。宮人妃主，令其宦寺護視。號令士卒無侵暴，人民安堵。達下令：「凡元朝大小諸臣，皆令送告身於官，署民籍中，違者有罰。」元翰林待制黃殷仕欲投井，為其僕所守，乃給僕曰：「吾甚愧，何從得酒？醉而出見可也。」其僕喜，入市取酒，殷仕遂投井死。左丞丁敬可、總管郭允中皆死之。學士危素寓僧寺，亦欲赴井，一僧止之曰：「公死，亡國史也。」遂往見達。明日，順德守將吉右丞、胡參政、鄭參政皆自西山來降。武德衛軍校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南參政、張郎中等。達遣將赴京獻捷，仍命薛顯、傅友德、曹良臣、顧時等，將兵偵邏古北諸隘口。

甲戌，徐達遣人詣東昌，令韓政分兵守廣平。徐達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，新築城垣。張興祖徇永平路，下之。

癸未，詔大將軍徐達，改飛熊衛為大興左衛，淮安為大興右衛，樂安衛為燕山左衛，濟寧衛為燕山右衛，青州衛為永清左衛，徐州五所為永清右衛，留兵三萬人，分隸六衛。命都督副使孫興祖、僉事華雲龍守北平，大將軍徐達、副將軍常遇春等率大軍往取山西。

二年二月庚辰，元丞相也速侵通州。時城中守兵僅千人，也速萬騎營於白河。守將曹良臣謂其部下曰：「吾兵少，不可與戰。彼眾雖多，然亡國之後，屢挫之兵，可以計破也。」乃密遣指揮許勇等於沿河舟中各樹赤幟，互三□餘里，鉦鼓之聲相聞。也速望之，驚遁。

大將軍徐達承制遣楊璟等還征唐州。先是，鄧愈下唐州，以宋指揮守之。尋唐州兵亂，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。事聞，故有是命。璟至南陽，攻唐州，一鼓破之，戮其首惡，南陽復平。

六月，元也速復侵通州，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自鳳翔還禦之。復命李文忠為偏將軍副遇春，自北平往開平，道三河，經鹿兒嶺，過會州，敗元將江文清於錦川，得士馬以千數。次全寧，也速復以兵迎戰，又敗之，也速遁。進攻大興州，文忠策其必走，乃分兵千餘為八屯，伏其歸路。也速果夜遁，遇伏，大敗走，擒其丞相脫大赤。遂帥兵道新開嶺，進攻開平。元主先已北走，追奔數百里，俘其宗王慶生、平章鼎住等，斬之。凡得將士萬人，車萬輛，馬三萬匹，牛五萬頭。薊北悉平，改元都為北平府。

谷應泰曰：

高帝起淮右布衣，定鼎金陵，削平吳、漢，奄有荆、楚，開拓閩、越，固已志清中原之民，氣吞大河之北矣。吳元年，遂命徐達、常遇春大舉六師，奉辭伐罪。乃不鼓我朝銳，直搗幽、燕，而先取山東，撤其屏蔽，轉戰河南，斷其羽翼，再取潼關，據其戶檻，然後彈丸孤城，所向必克，猶之酈生說漢，首下陳留，光武滅新，先收宛、雒，蓋論事者動言高皇之英武，而不知平生之謹慎也。至若虓虎之臣，貔貅之佐，莫不汗馬功高，風雲氣壯。以故塔兒灣之捷，河西務之捷，通州開平之捷，比之垓下合圍，悲歌四起，昆陽大戰，屋瓦皆飛，固宜開國承家，勒銘鐘鼎者矣。

然夷考其時，大軍戡定者猶少，先聲歸命者更多。於凡青、徐各郡，千里扶攜；兗、豫諸司，百城分潰；東河、荏平，小邑也而降；濟南、汴梁，巖城也而亦降；馬德、陳秉，漢人也而遁；忽林、脫目，元種也而亦遁。蓋以其時乾綱廢弛，群情竄散，柄臣尾大既誅，帝后東宮腦滿，擅討儉邪，以至開河起大業之愁，鼓楫有海山之戲。又且列圖素女，拱手望夷，日肆悖淫，坐視瓦裂，太祖之興，豈非天之所啟乎！況乎馮牙北出，伐亂救民，屢詔軍中，勿妄誅戮，破都之日，市不易肆。彼以暴，吾以仁，彼以昏，吾以義，克紂都而去殷弊政，入咸陽而除秦苛法，從知天命之有歸，乃在人心之豫附矣。若乃會議端明，棄同甌脫，叔寶全無心肝，紀侯大去其國，審德量力，吾何責焉。獨是伯顏入宋，妃后皆俘，明室破元，嬪嬙不御，忠厚開基，又何必天道之好還也。